

### 香港書展 2025

前一陣子，精於美食、樂於生活的蔡瀾先生與世長辭，香江四大才子不再，但他好閒逸、「享樂主義」的人生心得留在世間，為人樂道。在文壇中，有一位同樣慢活細品人生滋味，能吃會寫的「晃蕩達人」，來自台灣，他就是舒國治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 
圖：香港貿發局

●舒國治自稱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一條街上的哪一家店好吃。



# 寫到老 也吃到老

## 談「目測」尋味哲學

今年的香港書展，舒國治以「寫到老，也吃到老」為題分享飲食經驗。在講座中，他提到「目測」的樂趣，他不依賴所謂的口碑，而是有自己的一套：「用眼睛一看，從街頭到巷尾，就知道哪一家好吃。這是你認識你的世界、你的敵人的方式，就像老虎打量叢林裏，牠就知道今天在哪裏會有獵物。」

### 憑直覺找到喜歡的館子

既然帶著「吃到老」的主題來到香港，舒國治當然也談自己的飲食之道。

他提到《孤獨的美食家》，認為這部作品的重點並不是在「孤獨」，而是用自己的心意找到喜歡的館子。「美食家有這樣的習慣，他在想吃飯的時候，用自己的意義目測。日本人很懂如何觀看周遭，他們會知道哪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地方，能夠有收穫。」他說。

實際上，這是舒國治尋吃的一個縮影，他對名家、名店是有些嗤之以鼻的。「且不論本地人，就連別的地方的人來了也是會很受不了，好像說我不懂吃，我只有一个手機，我太丟人了。我應當常常告訴你，你要去吃點什麼，我才是不遜的。」他笑說，「大眾傳播下的美食資訊主流是有一些人想當然爾的主流，在這些人的後頭可能還有像波浪一樣的人潮，但我們同時也應該關注附近的、不遠處的、另外的問題。」

他也是以這樣的直覺去找尋美食，有時候與太太從街頭走過去，一直走到了巷尾，最終還是回到第一家餐廳，結果往往也是最好的。這大概不單單只是眼光和直覺，而是他已有自己的一套哲學，久而久之構架出來的經驗之談。

### 渾然天成的悠然自在

舒國治寫的都是身邊手旁、信手便可拈來的事物，就連書名也顯得生活化得過分：《我與吃飯》《我與寫字》《我與打拳》《雜寫》……彷彿將這些記錄下來，不過就是他喃喃自語的一部分。但也就是這份悠閒，讓他筆下的自在渾然天成。

舒國治早期從事電影工作，真正投入到散文、遊記的寫作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。他的書寫風格，



●舒國治（右）在今屆書展以「寫到老，也吃到老」為題分享飲食與創作經驗。

一時間蔚為一派，被稱為「城市的晃蕩者」「台灣小吃教父」，對吃喝玩樂的造詣可見一斑。

「皇帝吃到10來歲，他就不愛吃了，但我比較窮，所以我要一直學習、一直工作、一直吃，這是我作為中國人的特徵——窮代表有一種不滿的願望。蘋果創始人 Steve Jobs 說『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』，這也讓人一直想要問問題。」舒國治說。

多年來，舒國治都披著「懶」這一件外衣，記者思疑，老師這樣說大抵也是打著一個由頭，省得別人再拿著更高的要求或標準去煩他。果不其然，他說：「先承認自己懶，把懶變成一種狀態，那麼別人就不再要求你了。」

關於「懶」的褒貶義，舒國治說：「父母用這個字說小孩，所以小孩認為『懶』是不好，而如果將這個字交給小孩自己，也許他就會很活潑。」

他續說：「如果今天我出去擺攤子，早一點出去，會賺得多一點，那麼我就不會懶。而我懶，便是因為我認為做的事情沒有價值，於是我就懶起來了。」但他不為這種「懶」自豪，很多時候，他認為更多的是「不得已」，「因為要別的人與你同想，也為你的成就和價值自豪，你的自豪才是有意義的，我的懶不值得自豪。假如你自豪，而別人看不起你，那就叫自我感覺良好，是很悲哀的。」

生活的快節奏如斯，舒國治不為吃而吃，不為了「寫到老」而老，身邊有，那麼便品嘗；手頭心裏有想法了，那麼便寫下。所謂自成一格的要義，大抵說來，還是以自己最放鬆、隨心、認可的一切作為緣由。



●舒國治為讀者簽書。記者胡茜攝

●《我與吃飯》

●《我與寫字》



●《我與打拳》

### 花絮

## 與蔡瀾的「一兩餐」之緣

巧在同是愛吃又享受生活之人，舒國治在座談上也提及了一兩句關於蔡瀾先生與他的過往，「去年很偶然地通過朋友的轉達和他吃了一餐飯，他是一個將生老病死置之度外的人，所以要把身體熬到老化，要離開就離開，這種灑脫是很少有的。」其實這樣的灑脫舒國治也有，但不愛放在檯面上講。

「我年輕時候也不大幹活，是在蹉跎歲月。」他笑說，「100多年前的很多小鎮村莊，沒有人，第一桶金怎麼樣也不會有，可是生命還是往下過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假如是漁樵耕讀，別人也可以到山上去打，為什麼你打了我買？所以你要賣給他一定要很便宜。」這也是他對價值、生活的一些關於「懶」的理解。

## 在家庭餐桌上寫作 洪愛珠：以字為鹽 醃漬時間

台灣作家洪愛珠2017年初試啼聲，首次報名「台北文學獎」就拿下散文首獎，2021年出版的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寫飲食，更寫人間煙火，以及對親人的濃濃思念，連舒國治也讚：「她不只是寫吃寫得好，她是寫得好。」洪愛珠今年以「寫作，在家庭餐桌上」為題，在香港書展與讀者分享飲食與家人的故事，「我寫的先是記憶裏的人事時地物，再是散文，最後才是飲食散文。那是以字為鹽，醃漬時間，也是我的版本的《追憶逝水年華》，為的是留住一切親愛的。」

### 是老派 也是鄉愁

洪愛珠的「老派」，是養成，是本性，也是鄉愁。

老派少女其實是複數——有外婆阿蘭、媽媽阿比、奶奶玉秀，當然還有愛珠自己。「愛珠是筆名，其實是對外婆那一輩女性的致敬，她們常常會叫寶珠、秀珠，人們疼愛自己的女兒，便會給她們取一個如珠如寶、珠圓玉潤的名字。」她自小看着有頭家娘風範的外婆與母親，進出廚房，起灶架鍋，張羅數十位家人的



●洪愛珠為讀者簽書。

日常吃食，哄嚷熱烈，滷肉飯、芋棗甚至一碗粥，俱成為她日後的念想。她曾與外婆、母親，三代女子，穿行在大稻埕、迪化街、永樂市場……見識老舖的講究，亦練就一套對古早物什的擇選標準，書封上她親手畫的壽桃創作靈感亦來自此處，「大家都知道壽桃是長壽的意思，而台灣在祭祀的時候會將壽桃壘成寶塔的樣子，給神明祝壽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老派的人，我會拿書稿去拜神明，而我這本書也真的得到很多眷顧。」她笑說。



●洪愛珠在講座中分享了一系列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家庭美食。

●洪愛珠（中）以「寫作，在家庭餐桌上」為題講述美食與家人的故事。

原來她從未想過要成為作家，從倫敦藝術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平面設計工作，2016年才開始寫作，主因卻是母親因病離開，「在那之前有兩年的時間，我是母親的主要照顧和陪伴者。而其實在那段時間，我的狀態是極不穩定的，希望找到一個途徑去抒發情感。一開始是用圖像記錄的方式，後來才慢慢開始文字創作。」當至親家人一一遠行，她最終成為一個自備廚房的女子。循著吃食滋味，她回憶親族過往，再現早輩人的心志與作風；她且飛港島，尋覓那一路喝到大的福建茶行鐵觀音；她從曼谷買齊各尺寸的猴桃標白藥油，又自檳城控回一口似外婆「烏鼎」般的印度黑鐵鍋……老食、老物、老舖、老市場，是回溯時間的甬道，也是追尋記憶的線索。她還以此學會撫慰自己，做人待人，並學會看人間煙火，安身定心地過日子。回憶書中故事的創作歷程，她說：「這是一個台北郊區家庭的圓桌吃飯時光。透過做菜和寫作，對食物背後的故鄉風土，有更深層的理解。同時將已逝時間，對童年和故人的懷念，局部召喚回來。在故事裏，飯菜又香又熱，長輩全部活著。」她想，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那麼幾道菜，以及做菜的人。「食物有它的來歷，食物形塑我們。」

### 是少女 是真的喜歡

洪愛珠的「少女」，是好奇，是清亮，是真的喜歡。

老派少女熱愛的購物路線終化作她筆下時而雍容深情、時而輕俏意趣的篇章段落。「少女代表一種狀態，當我們三代人一同購物的時候，她們脫離了家庭的角色和照顧一家老小的傳統婦女框架，她們回到了自由的、亮晶晶的少女神態。」而講起台灣吃食，洪愛珠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，從滷肉飯、糰子、烏魚子，到兜麵、高麗菜卷、芋棗、綠竹筍……而其中印



●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是洪愛珠的第一本散文集。

象最深刻的，卻是街知巷聞的台灣名產——滷肉飯。「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天氣很冷，在我吃了一個禮拜的三明治，又吃了一個禮拜的馬鈴薯之後，我覺得自己真的無以為繼了。作為一個台灣人，突然就有一個味道在那裏呼喚——那是滷肉的味道。」她立刻買了一瓶珠江橋牌醬油和一個很大的紅蔥頭，憑藉記憶做了一鍋滷肉，「可能只有六七成像母親的味道，但我已經足夠開心。」後來回到台灣，她立刻向母親請教滷肉的每一個步驟，「我惟恐失去她，也惟恐失去我家這傳承三代的味道。」

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書中亦有關於香港的段落，那篇名為《港島茶記》的文章這樣寫道：「前方高樓入雲，天色鉛灰，巴士在高架公路上行駛，公路孤懸海上如半空在飛，往下望，海面星布無人居住的碎小島嶼，雨水浸潤以後成濃綠色，像是百餘年前，無太多人，無水泥高樓以前的香港，原是那樣莽野生的熱帶綠色。」這是一個台灣人對香港的獨特觀察，而她對香港的記憶還要追溯到童年時——世伯送來的高級海味，以及她們家喝了三代的福建茶行鐵觀音。「因為在書中寫了這篇文章，福建茶行的老闆便知道我了，中秋節的時候還想辦法給我這個素未謀面的作家寄了一盒月餅。我明天是要去看他的。」香港之於她，從來不是過站，而是如同回甘的茶，在杯底靜靜沉澱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寫作，在家庭餐桌上  
21/7/2025  
講者：洪愛珠